

国家图书馆藏藏文古籍

谢淑婧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少数民族古籍中，藏文古籍可谓举足轻重。目前，我馆收藏的有藏文古旧书籍 3500 函（册）。这里，所谓“古籍”主要是指：一、木刻板的藏文长条书及形状与其相类似的手抄本；二、1949 年以前我馆入藏的非木刻版，如：平装、线装、经折装等书。都归在古籍之列。

这些藏书就版本而论，以木刻版为主，也有手抄本及其他，手抄本有楷书也有朝书。木刻版中，有北京版、那塘版、德格版和塔尔寺版，以及少量的其它寺院的版本，还有日本影印北京版和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缩微影印金写本《丹珠尔》等。木刻版中又分硃印和墨印。按照书籍类别，我馆分为大藏经类、文集类、丛书类、综合类四大类。这里所说的丛书类是指既不是成套的《甘珠尔》、《丹珠尔》的藏文大藏经，又不是历代藏族等学者的个人文集，而是把许多人撰著的内容性质相同的书合编在一起的成套的书。

藏文古籍是长条形，是由印度的贝叶演化而来的，不装订成册，而是单页翻阅。它不以书纸的大小论开本，只按其版心边框计算书的长短宽窄。一般可分为特长版、长版、短版和中长版四种，特长版长到 80 厘米以上，不便翻阅，一般作为供养之用，我馆所藏不多。较多的是长版、中长版和短版 3 种，最长为 60 厘米长，15 厘米宽；最短版只有 12 厘米长，4.5 厘米宽。装帧形式最多的要数梵夹装，也有少量的经折装和其他形式。传统的保存方法一般采用方布包裹，称为帙，藏语叫“波笛”（Po-ti）。有的在其外面再用两块木版上下相夹，称为荚，藏语叫“雷帕姆”（glegs-bam），为了方便使用，我馆对绝大部分古籍分别做了硬纸壳蓝布面的书套（插套、四合套、六合套等）装入，原则上是每帙一个书套，原编的帙有特大，多至 500 叶以上的，则分装两个书套，以便保管和取阅。将书放入书套内，这样，我们统称其为一函，藏语称“突布笛”（thum-ti）。

上述的 4 种书的数量分别为：

一、 大藏经部分：

1. 德格版：甘珠尔 102 函，丹珠尔 432 函；
2. 那塘版：初步整理后，甘珠尔 103 函；丹珠尔约 220 函；
3. 北京版（不全）：初步整理后有 26 函；
4. 日本影印北京版：每套 168 册，共两套半，487 册；
5. 缩微影印金写本：丹珠尔 100 册；
6. 磁青纸金汁写经：丹珠尔 100 册；

二、 文集部分：

1. 德格版：共有 37 人的文集，约 500 函；
2. 北京版：有 17 人的文集，共 93 函；
3. 塔尔寺版：有 13 人的文集，共约 130 函；
4. 拉萨版：有 7 人的文集，共 36 函；



敦煌藏文写经残叶

三、 丛书部分：全部是德格版，263 函。

四、 综合类（零散单行本部分）：

1. 德格版：约 300 函；
2. 北京版（包括其他各地版）：约 520 函；
3. 塔尔寺版：101 函。

今天我们不仅拥有这么多内容丰富、版本多样的大量藏文藏书，还有诸多的其它民族文字古籍，不能不让我们万分感激于道泉教授、李德启先生和彭色丹喇嘛。没有他们对少数民族文献的潜心收集，珍惜保管，绝不会有我馆民族古籍的这种藏书规模。

蜚声海内外的语言奇才于道泉教授，不仅掌握多种外语，而且精通梵文、藏文，蒙文，20 年代后期（1926—1929）在京师图书馆供职，其间，学会了满文。30 年代初，我馆设置了满蒙藏文编目室（亦称为特藏部）收藏满文、蒙文及其他兄弟民族文字的文献。特藏部的古籍，三分之二以上就是当年于先生、李先生、彭色丹喇嘛采访来的。其中，北京刊刻的包括嵩祝寺天清番经局和清福诸王府刊版的蒙藏文古籍，在世界上我馆可能是收集最全的地方，尤其是这些书版如今已不存，而且已绝版。

50 年代，于先生被聘为我馆顾问，1958 年，于先生和李先生商定，在于先生主持下，专程派人到德格，印回了更庆寺和八帮寺全部藏版的印本。后经几次变乱，原来的经版有些缺损，当地无法补救，反而千里迢迢到我馆复印残缺的书，以便补刻。

70 年代，于先生已 70 高龄，仍不辞辛苦，到我馆民族语文组，每周来一、两次帮助整理德格版书。这一切足以说明于道泉先生在保存藏文古籍方面，在为我馆搜集少数民族文献所作的贡献。

1929 年起，李德启先生和彭色丹喇嘛就在我馆编纂部中文编目组（当时的名称）与于道泉先生共事。李先生是满文专家，对所有满文馆藏文献，珍惜非常，哪一函书的采访经过，写的内容，放在哪个架上都了如指掌。至今蒙古族喇嘛彭色丹编制的墨迹清楚、字形工整的 3 册北京刻本的《藏文书目录》，在我们工作中仍常常使用。

三位老前辈，是我馆满蒙藏特藏部的开山鼻祖，是我馆民族古籍收藏的功臣，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怀念他们。